



經義述聞

962
4

四



門 12
號 962
卷 4



經義述聞第七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下四十四條

瓜瓞嗶嗶 庶無罪悔 朋友攸攝 可以濯漑 無
縱詭隨 無俾正敗 無然泄泄 曾是彊禦 隸皇
天弗尚 四牡騤騤 旟旐有翩 靡國不泯 民靡有
黎 大風有隧 征以中垢 對彼雲漢 靡神不宗
則不我聞 淑旂綏章 其蔌維何 江漢浮浮 武
夫滔滔 明明天子 匪紹匪遊 婦無公事 邦國
殄瘁 維今之疚 對越在天 不顯不承 伊嘏文
王 貽我嘉麥 將受厥明 亦右文母 靡有不孝

有秩斯祐 我受命溥將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幅隕既長 受小球大球 武王載旆

哀荆之旅 勿予禍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古

詩隨處有韻 毛詩經二十九卷 劉向述韓詩

瓜瓞嗶嗶

生民篇。瓜瓞嗶嗶。毛傳曰。嗶嗶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嗶嗶。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瓞。讀若詩曰。瓜瓞。嗶嗶。是嗶嗶。本作嗶嗶。縣縣。瓜瓞。嗶嗶。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嗶嗶。猶言麻麥。蒙蒙耳。毛傳。蒙蒙然茂盛也。說文。嗶。艸盛也。大雅卷阿篇。嗶嗶。嗶嗶。毛傳曰。梧桐盛也。廣

雅曰。嗶嗶。茂也。是嗶嗶為草木茂盛之通稱。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為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為政篇。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皇疏以悔為悔恨。亦失之。邢疏同。

朋友攸攝

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為二事非也攝即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為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為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可以濯漑

洞酌篇可以濯漑毛傳曰漑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絜家大人曰上章可以濯罍罍為祭器此章之漑義亦當然漑當讀為概概漑古通用周官大宗伯注漑祭器釋文漑本或作概史記范雎傳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集解引徐廣曰概一作漑淮南詮言篇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漑亦與概同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祭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鬻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是罍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罍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漑不同若訓漑為清則與濯罍之文不類矣

無縱詭隨

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家大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即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言與心詭，西行東坐，鮫涇洪水，佞賊為禍。隨，讀若諧。隨字古音在歌，諧音土禾反，字或作訛。又作詆，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捷，楚或謂

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沈州謂欺曰訛。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外節兮，或詭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案，正當讀為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為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為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為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

律麻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卽以正爲政也。集傳說。

無然泄泄

錢氏荅問曰。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詘字。亦引詩無然詘詘。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捷給。索隱。謀謀。漢書作喋喋。口多言也。喋喋之爲謀謀。猶咄咄之爲詘詘。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恒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

之閒曰。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諧諧然而沸。楊倞注。諧諧多言也。諧諧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誑。楊注。誑多言也。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曾是彊禦 彊禦多懟 不畏彊禦

蕩篇曾是彊禦。毛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拊克。彊禦與拊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圍。漢書王莽傳曰。不畏彊圍。

又作強圍。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圍兮。王逸注曰。強圍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已在了。曰強圍。高誘注曰。在了。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圍也。逸周書諡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圍。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懟。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

肆皇天弗尚

抑篇肆皇天弗尚。引之謹案。爾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

助之也。右與祐通尚古讀若常與。亾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史記衛結傳。劍尚盛未嘗服也。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尚作常。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亾。猶此言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也。箋曰。皇天不高尚之。於詩意未合。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旗旐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語注亦沿鄭氏之誤。今案。詩人覩車馬旌旗。

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騤騤。衛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子子千旟。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辨見下條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杜位之時。征伐惟此一。

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
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
之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
亂也傳以泯為滅亦失之呂荆民興晉漸泯泯芬芬傳曰泯泯為
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
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眾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
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少也黎與燼相對為文雲漢篇曰周餘
黎民靡有了遺黎者眾也彼箋曰黎眾也多也了者餘也見方

少也黎與子亦相對為文雲漢言周之眾民皆餓殍無
復留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了遺信斯
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據此則詩謂周民無復
留餘乃極言早災之詞毛傳云子
然遺失趙注云子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於禍
亂不復如前日之眾多但留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
之也箋訓黎為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為齊亦不
若訓眾之為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眾訓齊至
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
陰類故以黑為號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
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
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

夏以文義求之。眾民謂之黎民。猶眾賢謂之黎獻。皋陶謨萬邦黎獻。傳訓為眾賢。是其例也。不聞訓黎為黑。而謂之黑賢也。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雖黎眾也。某氏傳若訓為黑民於變時。雖則不辭矣。雲漢曰。周餘黎民。黎眾也。若訓為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保曰。羣黎百姓。黎眾也。鄭箋案既言羣而又言眾者。古人語不避複。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眾齊民。楚辭七諫云。羣眾成朋。皆其證。若訓為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眾也。若訓為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

大風有隧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為隧風。隧風。即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杜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隧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隧風。空者

大谷之狀也。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為韻耳。猶因謂之空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為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兩不相因也。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垢。當讀

為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垢。杜注曰。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詬。莊子讓王篇。強力

忍垢。司馬彪注曰。垢。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辱也。亦以垢為詬。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

彼雲漢。又引注曰。宣王遭仰天也。遭下脫一字。陳禹謨本改為詩云。倬彼雲

漢。昭回于天。則是毛詩而非韓詩矣。家大人曰。對當為荊。卓到二音。荊。倬。古字

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作荊。云。荊。卓也。

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荊。則對為荊字之譌無疑。俗書

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及干祿字書。荊字。或作荊。荊之為荊。

猶荆之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荊。故荊譌為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崇。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崇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為崇。是宗與崇通。家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法云。宗。皆當為崇。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為韻。若作崇。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即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惇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熒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遘啟

處。而桓帝詔曰。匪遘啟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

天上帝。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詳見旅卦終莫之間也。玉風葛藟篇亦莫我聞。

下。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

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

則不我助。助猶虞也。故廣雅又曰。虞助也。

淑旂綬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綬章。毛傳曰。綬。大綬也。正義曰。綬。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與旂共一竿。為

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日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旛。析羽爲旟。載羽旒於竿首者旟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旒。夏后氏之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綏爲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卽文章之貌。注以爲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綏或爲歲。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爲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旒。文正相對也。

其菽維何

其菽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菽作鬻。筍作葦。云鬻鼎實。惟葦及蒲。段氏注曰。詩其殺維何。魚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引之案。實之初筵傳。殺。豆實也。晉語注。殺。且實也。無云鼎實者。魚鼈用鼎。書傳亦無明證。其菽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菽。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隔甚遠。非謂芼羹之菜爲菽也。毛曰。菽菜殺也。引之案。芼。菜殺對肉殺言之。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不云芼。菜殺對肉殺言之。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藟藻。二南之荇。引之案。芼。羹無用荇者。此爲戴氏毛鄭詩考正所誤。皆是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

引之謹案藪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蒞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藪為豆實明矣說文作藪乃藪之俗字蓋古人謂藪為藪說文云陳畱謂藪為藪或作餼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餼馬融曰餼餼也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饘於是藪於是以餼余口是也鼎中為藪故藪字從馮馮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藪訓為菜者殊義特以藪藪同聲故大雅借藪為藪不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為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之矣若以為藪藪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日大羹不致五味也鋤羹加鹽菜矣公會大夫禮記鋤芼牛

藪羊若豕薇土虞禮記鋤芼用苦若薇特牲饋食禮鋤

芼設于豆南少牢饋食禮羊羹豕羹皆芼凡言芼者皆

鋤羹無謂鼎有芼者賈公彥誤以鋤為陪鼎辨見周官掌客注下段氏彌縫

許說而謂菜謂之芼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以筍蒲

為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餼之餼為筍見周官醢人疏於

是易之餼與詩之藪混淆而無別矣此不可以不辯或

曰筍蒲已為豆實下文又言籩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

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

因豆以及籩耳箋曰且多貌明其數之眾也互見周易

覆公餼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眾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眾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眾彊貌者浮與儻聲義相近浮浮猶儻儻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儻儻傳

曰儻儻眾貌猶浮浮之為眾貌也鄭風清人篇駟介庶庶傳曰庶庶武貌猶浮浮之為彊貌也人盛謂之儻儻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漉漉又謂之浮浮耳見小雅角弓篇

載驅篇曰汶水湯湯又曰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洗洗亦彊貌下傳曰洗洗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浮眾彊貌正與洗洗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一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洗洗也而寫經者滔

滔浮浮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於是眾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眾彊。武夫尚武。當言眾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風俗通義窮通篇云。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所引乃四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也。此其明證也。上句為江漢滔滔。則下句當為武夫也。

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明。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為明。說見前。明明。聽朕言下。

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疊疊。勉也。鄭注禮器曰。疊疊。

猶勉勉也。疊疊。勉。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疊疊。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

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

所明。義明。德。失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

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

匪紹匪遊

常武篇。王舒係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係。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箋補。亦非敖遊也。家大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余考

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然則三章之舒。天紹兮。天紹亦舒之姿也。

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

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注。申申天天。和舒之貌。釋文。子太於驕反。與天紹之天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異。彼言舒天紹兮。此言王舒係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

緩同義。故訓為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

王舒係作。匪紹匪遊。係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

其義自明

婦無公事

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

職而與朝廷之事。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

事。休其蠶織矣。始非經意也。今案公事。即功事。功公古

雅六月篇。以秦虜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啟戎

公。後漢書宋宏傳。公。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之佐

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

公。史記孝武紀。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作公。漢中常侍

樊安碑。以公德。加。休其蠶織。即無功事也。蠶織。即功事。

位。公德。即功德。魯語曰。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

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魯語曰。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女御

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

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

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

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為長。說見

後劉向述

韓詩下。

邦國疹瘁

人之云。邦國疹瘁。毛傳曰。疹。盡瘁病也。家大人曰。疹

瘁。皆病也。疹瘁之同為病。猶勞瘁之同為病。周官稻人

夏以水。疹草而芟夷之。鄭注曰。疹。病也。魯語曰。鑄名器。

藏寶財。固民之疹病是待。說見後是疹亦病也。疹之言

瘳也。疹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瘳我。以旱。箋曰。瘳。病也。釋

文。瘳。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瘳瘳聲。近而義同。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穴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熒熒在
穴今本作疾廣雅曰穴貧也召閔篇維咎之富不如時
維今之疾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詳見釋詞釋文曰
疾字或作穴穴與富對言是穴為貧也。

對越在天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
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家大人曰對越在天
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為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
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答也顧命
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竝與對越

同義爾雅曰越揚也

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韋注竝曰越

揚也共彖傳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

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為對越猶

發揚之為發越清揚之為清越矣。

不顯不承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為
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
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
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不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
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
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不承哉武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即不顯不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上文秉文之德傳曰執文德之人也是謂多士有文德與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詩序專謂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慨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又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然淵其志和其情慨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即祭統明堂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生充述一員而三歎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琴文武之說證以不顯不承之文而益信矣但謂不承為以後承前則猶未當夫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不顯不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不

顯非創造之義而不承獨為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釋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盛大而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為武王烝哉之烝魯語收攝而烝厭經音義十三引賈逵本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尚賢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斫不朋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不顯哉文王謨而立政日以觀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不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日以揚武王之大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

德不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續亦失之。

伊嘏文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離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粢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粢。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粢。韓詩作喜粢。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郭注誤解明。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字辨見爾雅。

序乃錢鏞。奄觀錘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

亦右文母

雖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文母。大妣也。箋曰。見右助於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諡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禮曲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齊侯鐘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二者本不相因。傳以文母爲大妣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妣。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

要言文德之母矣。且如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烈女傳母儀傳。大妣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妣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妣之文德明矣。漢書元后傳。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後漢書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彼言文母。竝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諡文而稱之也。古人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堯典。受終于文祖。傳曰。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康誥。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傳曰。將在敬循汝文。

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傳曰：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大雅江漢篇：告于文人。毛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思文篇：思文后稷。箋曰：思先祖有文德者。案思語詞是也。此詩以烈考文母對舉。烈文皆贊美之詞。周頌烈文篇：烈文辟公。傳曰：烈，光也。晉語及哀三年左傳並曰：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韋昭注晉語曰：烈，顯也。文言有文德也。其明證矣。杜預注左傳乃曰：繼業守文。故曰文祖。案文者，贊美祖德之詞。若繼業守文，乃諸侯嗣位之常，不足以稱揚之也。杜說非是。又案漢書杜

鄴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為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為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為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何須妄立異端乎。

靡有不孝

魯頌泮水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箋：解靡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倣之者。正義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引之謹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以考經文，孝字蓋本作彜。說文：彜，效也。王篇彜，古孝切。效也。說文又音

交。則說文亦訓爲效。可知。蓋孝效聲相近。故云。孝效也。說文教字以孝爲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孝之訓效同。可以爲證。宋本說文效。譌作放。集韻下平聲五有引。說文亦作放。而解之曰。謂放效也。不知放卽效之譌也。集韻去聲三十六效云。孝居效切。效也。從子爻。足正說文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爲效。是也。從子爻聲。與孝字從老。效與倣同。經文作孝而訓爲倣。故箋云。無不法倣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矣。沖遠作正義時。孝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倣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陸氏釋文不爲孝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孝字也。又案靡有不孝。謂僖公無事不法倣其祖。非謂國人倣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爲義。

有秩斯祐

商頌烈祖篇有秩斯祐。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祐。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戠。云大也。讀若詩戠戠。大猷賈子禮篇曰。祐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

我受命溥將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既溥既長。卽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卷阿曰。爾受命長矣。

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廣雅同。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

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旆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邠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

繩其祖武。無所不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
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
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
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
豈得竝舉而稱之乎。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
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
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
均且長也。見正義。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今人謂疆域

此而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引之謹案。依傳
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竝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
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圓
同。釋文。圓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
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
之廣狹。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
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
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
非地廣之稱也。徧考書傳。無謂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
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

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決拾既飲。福祿既同。降福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句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為廣。為均為圓也。幅讀為福。隕讀為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第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曷云能來。如云不克。葬云不逮之類。皆為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河。是也。

員古文云。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案云語助也。言景然而大者維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為言失之。秦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即云也。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為掇。共。讀為拱。廣雅曰。拱。掇。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大共。共。一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蛩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爾雅。拱。執也。大雅。抑。篇。克。

共明刑。毛拱球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傳共執也。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為下國綴旒為下國駿厯。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

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為玉。已與其字殊義。箋復謂共為執玉。迂回而難通矣。廣雅拱球竝訓為法。殆本於三家與。

武王載旒

武王載旒。毛傳曰。旒。旗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竝作武王載發。王應麟詩攷引外傳如此。今本外傳作載旒。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說文引作武王載坡。引之謹案。發。正字也。旒。坡。皆借字也。發。謂起師伐桀也。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月令曰。無發。大眾。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厯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

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卽本此詩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之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旆則
所見本不作旆可知

哀荊之旅

殷武篇果入其阻哀荊之旅毛傳曰哀聚也箋曰冒入
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正義曰言聚荊之旅
故知俘虜其士眾也家大人曰毛訓哀爲聚聚荊之旅
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眾則是讀哀爲俘也於
義爲長俘之通作哀猶俘之通作哀也謙象傳君子以
哀多益寡釋文
哀鄭荀董蜀才作掙云取也集解引虞翻注傳言聚而
哀取也爾雅俘取也是俘與掙哀亦同義

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

勿子禍適

勿子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
謹案子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
勿子過謫言不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
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
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
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新序
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臯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

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是則，正取則倣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曰法則曰倣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

甄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匹則所引韓詩也白帖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尚存則所引亦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毛詩失之。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

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夫管人之爲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

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已。余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覺古人之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誦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嵬為韻，嵬隤為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為一韻。嘒嘒草蟲，趯趯阜螽。嘒嘒為韻，趯凡從翟從樂從卓從侖從爵從虐從讖從勻從在從弱之字，古皆讀平聲。詳見段氏六書音均表。草阜為韻，阜古讀醜。蟲螽為韻，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舞射為韻。射古讀若助，選貫為韻。角枕

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為韻，粲爛為韻。欸彼晨風，鬱彼北林。欸鬱為韻，風林為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發，二之日栗烈。流授為韻，火衣為韻。鸛粟為韻，發烈為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肅滌為韻。滌古讀若逐，霜場為韻。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公為韻，飛歸為韻。渚所為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為韻，淵闐為韻。蕭蕭馬鳴，悠悠旌旌。蕭悠為韻。蕭古讀若修，鳴旌為韻。風雨攸除，烏鼠攸去。雨鼠為韻。除去為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為韻，正冥為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為韻。好古讀若朽，口口為韻。百川沸騰，山冢卒崩。沸卒為韻，騰崩為韻。不愧於人，不

畏於天愧畏為韻。人天為韻。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攘嘗為韻。右否為韻。肆不於厥愠亦不隕厥問。虞芮質厥成。

文王蹶厥生於隕為韻。於古讀愠問為韻。質蹶為韻。蹶古讀

韻讀若月成生為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琢玉為韻。琢古

原之屈道篇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章相為韻。清酒既載駢牡既備。酒牡為韻。載備為韻。臨衝閑閑。

崇墉言言臨崇為韻。臨協韻讀若隆釋文云韓詩作隆

為韻思齊三章見下。衝墉為韻。閑言為韻。而臨衝崇墉又通為一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為韻。

禡附為韻。伐絕為韻。肆忽為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

高為韻。明朗為韻。明古讀融終為韻。乃場乃疆乃積乃

倉場積為韻。疆倉為韻。稼穡惟寶代倉維好。穡倉為韻。

寶好為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成傾為韻。城城為韻。思

媚其婦有依其土。媚依為韻。婦土為韻。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堂羊為韻。基牛為韻。庸鼓有斲萬舞有奕。鼓舞為韻。斲奕為韻。不競不絺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難不竦

競剛為韻。競古讀絺柔為韻。震難為韻。難協韻動竦為韻。

又若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葛履

為韻。纍綏為韻。蕭蕭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于

城。蕭赴為韻。蕭讀若修論語蕭牆注。鄭曰蕭之言蕭兔

也說文蕭蕭並從蕭聲古皆讀若修

也說文蕭蕭並從蕭聲古皆讀若修

武為韻。置夫為韻。丁城為韻。翹翹鎔薪。言刈其楚。之子
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為韻。楚馬為韻。嘒彼小星。三五在
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
抱衾與裯。小宵為韻。星征為韻。五夜為韻。夜古讀若豫。東公
為韻。參衾為韻。昴裯為韻。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畜報為韻。畜古讀若朽。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朽。楚辭大招。宜擾畜只。與秀雷為韻。秀雷古並讀上聲。報古讀若缶。卒述為韻。有瀟濟盈。有鷺雉
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瀟鷺為韻。鷺古讀若唯。唯諾之唯。濟雉
為韻。盈鳴為韻。軌牡為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逝發閱為韻。逝古讀若舌。說文從辵折聲。詩思變季女逝兮。與韋渴活。

韻言不可逝矣。與舌韻。笱後為韻。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何有何匹。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
泳。匹喪為韻。泳古讀若羊。舟游求救為韻。誰謂河廣。曾不容
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容崇為韻。刀朝為韻。縣縣葛藟。
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縣
遠為韻。藟弟為韻。河他他我為韻。滸父父顧為韻。洌彼
下泉。浸彼苞稂。愴我寤歎。念彼周京。洌愴為韻。洌與愴協韻。愴古讀若波。下寤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則愴乎天下矣。注。愴猶至也。與迄同。彼我為韻。彼古讀若波。下寤
為韻。下古讀若戶。泉歎為韻。浸念為韻。念古讀若壬。說文從心今聲。彼彼
為韻。苞周為韻。苞古讀若彪。稂京為韻。而彼彼我。彼又通為

一韻。娟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娟敦為

韻。敦協韻。讀若敦。蠋宿為韻。野下為韻。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駸其馬。飛歸為韻。燿駸為韻。駸古讀

交聲。文從馬。羽馬為韻。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

我心悲兮。以以使為韻。衣歸悲為韻。神之弔矣。詒爾多

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神民為韻。弔質為韻。福食為韻。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為韻。湛

讀若譏。厭古讀若憊。露夜為韻。晞歸為韻。家父作誦。以究王訶。式

訛爾心。以畜萬邦。究畜為韻。詔邦為韻。跋跋周道。鞠為

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跋鞠惄為韻。跋古讀若蹙。說

詩跋跋周道。爾雅作儵儵論。語跋跋。道草擣為韻。將恐

即此字。惄古讀若誣。說文從心叔聲。將懼。寘于于懷。將樂棄于如遺。寘棄為韻。于如為

韻。懷遺為韻。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糾佻為韻。糾協韻。讀若曉。葛屨傳云。糾糾。猶縲縲也。月出一章。紆紆糾兮。與皎僚悄為韻。霜行

為韻。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庾為

韻。稼古讀若古。庾古讀若古。與茨坻為韻。梁京為韻。滌池北流。浸彼

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漉漉為韻。漉古讀若修。籥文

與修淑為韻。叔古讀若辭。池歌為韻。池古讀若泚。浸念為韻。田人為韻。有

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狐車為韻。幽周

為韻。草道為韻。周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

婦齊媚為韻。母婦為韻。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係。誰宮臨為韻。肅廟係為韻。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雖雖啾啾。鳴生為韻。高朝為韻。岡陽為韻。莘莘為韻。萋萋為韻。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廣皇為韻。牡考為韻。祀子為韻。駒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駒者。駒坰駒為韻。馬野者為韻。又有參互為韻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求悠悠為韻。得服側為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奴。矢。靡。他。汎。髡。為韻。汎。讀若品。平聲。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汎濫。汎淫。鬲韻。古。完。髡。古讀若沈。說文引詩作統。並從尤聲。尤。音淫。彼

彼彼我靡為韻。靡。古讀若摩。舟髦為韻。河儀他為韻。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斯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為韻。中宮為韻。二三章桑上上為韻。中宮為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于為韻。我嗟為韻。嗟。古讀若左平聲。乎乎為韻。渠餘輿為韻。而平乎渠餘輿又通為一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殫。爾勇伊何。為猶將名。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為韻。殫勇為韻。何多何為韻。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驕勞驕為韻。好草為韻。天天人人為韻。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天邦。克順克比。度猶為韻。若莫明長為韻。類比為韻。君順為韻。屬皇子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為韻。止士為韻。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為韻。背陪為韻。明卿為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為韻。牛之為韻。他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佻佻。委古讀若

女禾舊兮蔚兮。嬈兮變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若蘆。弗慮弗圖。萋兮斐兮。哆兮侈兮。哆侈古並讀若多。說文並從多聲。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母古讀若每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有王

有林。載號載呶。優哉游哉。經之營之。宜民宜人。匪疚匪棘。疾古讀若極不測不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皇于。繼序思不忘。韻與此同。猗與那與。猗古讀若阿是斷是遷。皆本句中自為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之密如此。按飛多與歸為韻。燕燕于飛。之子于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之類是也。方多與泳為韻。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之類是也。彼多與我為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憇我寤難。念彼周京。之類是也。浸多與念為韻。浸彼苞稂。念彼周京。浸彼稻田。念彼碩人之類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矣。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

咎之歌詩者。莫不知之。而今日遂成絕響。若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詩補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

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如趨如趨如矚如汎如彼如髡如念
如滌如厭如蹶如怒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以得其
本音夫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記曰審
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羣經及楚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睽上九見豕
負塗載鬼一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承筐
無實士刲羊無血筐羊爲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狎
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首手爲韻斑卷爲韻郊特牲
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右起爲韻右古讀若矣大戴
記保傳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韻衡璜爲韻序二

年左傳宋城者謳暉其目暉其腹暉緡爲韻暉古讀若盤目

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誦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狐狐

爲韻裘貍爲韻裘古讀若其三十一年傳引周書大國畏其

力小國懷其德畏懷爲韻力德爲韻魯語重莫如國棟

莫如德重棟爲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丑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出拔爲韻類萃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狸首詩

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旣獲卒莫射射射獲獲

莫爲韻射讀倉若反獲讀若獲聲旌爲韻昭十二年左傳魯南敵

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攸乎淡思而淺謀通身而遠志家

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爲韻思謀志哉爲韻謀古讀若媒志

古讀。身臣人爲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惓惓。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昭爲韻。惓音金。心爲韻。式式力爲韻。孟子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爲爲爲韻。致至爲韻。天命爲韻。命古讀若民。楚辭卜居。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唳鶩斯唳。唳儒兒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真人爲韻。呢粟嶁儒爲韻。唳斯唳兒爲韻。清楹爲韻。突滑爲韻。如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憐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

氣清。宋巖兮。收潦而水清。憊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况愴。恨兮。去故而就新。瑟慄爲韻。衰歸爲韻。寥巖爲韻。高潦爲韻。清清人新爲韻。此以真庚通用。悽歎爲韻。况恨爲韻。又如臬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車而徒萃之齎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鉤。問喪之凶矣。喪矣。悵焉。愴焉。忽焉。愴焉。犬戴記。王言之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憧婦空空。保傅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武王踐阼之不強。則衽席敬則不正。口生垢。口戕口。五帝德之其色郁郁。郁古讀若億。其德嶷嶷。昭

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語之威兮懷兮吳語之
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越語之觥飯不及壺飴襄二十
七年公羊傳之昧雉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皆本句中自為一韻蓋古人用韻往往如此若周
秦諸子書則遽數之不能終也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
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
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為二十八
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

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

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前六十篇為六卷後十四篇為一卷大雅三十

一篇為三卷前二十篇為二卷後十一篇為一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

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商頌

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

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為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

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蘋尾王室如

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螻蛄刺奔

女也螻蛄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

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

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閉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華不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為卷矣。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亾其辭。箋曰。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為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為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采芣。周

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淇水。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閱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采芣。與文選辯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賴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不

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每儀傳。衛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為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為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

經義述間第七

經義述間第八

高郵王引之

周官上五十條

府多於史 膳人無府史 解止 敘官有九嬪以下
無三夫人 幣餘之賦 嬪貢 和布 具脩 斂弛
質豕宰受歲會 一曰正 歲終 行其秩敘 膳
用六牲 賓客會 肉物 選百羞醬物珍物 饗亨
煮 疇瘍者 掌冰正 孤 巾絮 凡王之獻 凡
上之用財用 民之財 振掌事者之餘財 以作二
事 夏纁元 故書綬為纁 下士十有六人 樂禮
與有地治者 九比 大故致餘子 地域 六鄉

之治 興舞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豐年則公旬用
三日焉 中 王舉則從 內列 主友 純帛 鞭
度 誑豫 斂市紵布 飾行 凡治野 與其施舍
者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內。府
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
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
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
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
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
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
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
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
經已如是。

膳人無府史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
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膳人。倉醫之等。府史俱無
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膳人下無府
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鼈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

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竝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疏以解為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息。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賣反。商子墨令篇曰。高其解舍是也。今俗作廡。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

役。休而復起。繕治其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日日會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會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氏為病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曰。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蓋古義之湮久矣。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禮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

祀賓客。禮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以共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竝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此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爲二。以妃爲夫人。尤誤。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蓋三夫人之有無。經傳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鄭君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

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夕。皆牽合昏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

幣餘之賦。受其幣。職幣。凡用邦財者之

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一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竝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

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帔也。一曰敗衣。從支。尃。尃。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帔。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帔者。帔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

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外府其財用之幣齋。後鄭曰。齋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齋即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斂其財受其幣使人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敞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補音作弊。今本改作敞。即敞器也。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敞也。孔宙碑。彫幣。即彫敞也。皇象碑。本急就章。此幣。即此敞也。字或作弊。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

車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弊。今本餘下有眾字。弊下有守字。皆後人所加。辨見讀書雜誌。弊亦餘也。合言之則曰弊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為百工之餘。差為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為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為幣帛之幣。豈知幣為敞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殯貢 其貢殯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殯貢。鄭注曰。殯。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

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句首當有作字。若云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林

貢。節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嬪物。嬪。卽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嬪并閭。顏注曰。仁嬪。賓根也。嬪字或作賓。說文曰。嬪。水厓人所賓附。是嬪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嬪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嬪物。卽大宰之賓貢乎。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為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為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為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詳見布德和令下。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巨為聲。宣之為和，猶桓之為和也。桓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為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俗

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桓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埽除糞洒，引之謹案。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為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

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修爵無數借修爲羞正
與此同修卽脩也。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事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爲施元謂
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
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
是施專疑惠字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
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
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
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糶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因時施之饒時收之此
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
糶掌均萬民之會而明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
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
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糶阮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
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
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恆民之糶阮
門闈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
斂施之聯事也。

贊家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家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家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之下。寡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家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且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且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家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

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駟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偏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即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杜正軍將命卿也。帥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皆失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六正已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為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其將帥也。失之。其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勸功。乃命其旅曰。復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畷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舉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為

天子之羣吏也。

韋注師旅日師師旅也失之。

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

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

於正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十正隱十一年工

正莊二十年候正成二年校正成十八年隧正襄七年四鄉正

襄九年馬正襄二十年陶正襄二十年令正襄二十年五工正九年

農正昭十年賈正昭二十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庖正哀元年是官

之小者亦得名為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為下大

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官正酒正則以士為之推

而至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

鞠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為正也師則屬於正者

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

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為師也互見

後師不陵正下

歲終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

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

之正月始和布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

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謹案歲終與正歲相應正歲為

夏之孟春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歲終為夏之季冬不得以

為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

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眠祲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

祀司民。獻民數於王。此夏之孟冬也。周官所言春夏秋冬。俱用夏時。非用周時。夏之中冬。周之孟春也。則日南至當言春日。至。僖五年左傳。春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夏之中夏。周之孟秋也。則日南至當言秋日。至。而大司樂云。冬日至。夏日至。是用夏時也。他若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殊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天府。上春。鬯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筮人。上春。相筮。占夢。季冬。聘王夢。大司馬。中春。敘振旅。中夏。敘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司權。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羅氏。中春。羅春。身。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閒。則為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

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鄭注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誤與宰夫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教。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

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

稟也。敘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為次第。引之謹案。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鄭彼注曰。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與此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為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為之次第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敘為次。是也。訓秩為常。則非也。

膳用六牲 鴈宜麥 大夫執鴈

膳夫。凡王之饋。會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引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會飲膳羞。與會醫之六會。六飲。六膳。百羞。相應。會醫職曰。凡會膳。會之宜。會。當音嗣。膳。會。謂六膳。大會也。釋文。缺音。失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六會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為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

六牲明矣。鴈謂鵞也。爾雅舒鴈。鵞。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鵞。對文則鵞與鴈異。散文則鵞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鵞。南楚之外謂之鵞。說文。鵞。鴈也。鴈。鵞也。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鵞也。齊策。士三食不得。歷而君。鵞。鵞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鵞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會以菽粟。此鳧謂鴨也。廣雅。鳧。鵞。鳧也。鳧與鴨同。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今本鳧論作鳥。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鵞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甚便也。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鵞為鴈也。

堯典。二生。

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羽族部四。竝引作二牲。案牲。本字也。生。借字也。論語鄉黨篇。

君賜生。魯讀生為牲。是也。

一死。贄。馬融以二生為羔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鴈

則鵞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竝作二牲。蓋羔與鵞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魚亦可畜之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會。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輕重已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牛。宐稌。羊。宐黍。豕。宐稷。犬。宐梁。鴈。宐麥。魚。宐燕。猶月令會麥與羊。會菽與雞。會稷與牛。會麻與犬。會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會醫之文。故說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

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鵞也。

大宗伯以禽作六勢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鵞耳古者謂鵞為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上堯典二牲一死贄馬注曰二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見五帝紀集解若非常畜之鵞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為鴻鴈則中於殯繹

斃於網罟與雉皆為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為一死乎且

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間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

何以為贄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

春秋繁露始以鴈為鴻鴈執贄篇曰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

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而說苑白虎通因之說苑脩文篇曰大

夫以鴈為贄鴈者然有行列之治大夫以為贄白虎通曰則其誤久

大夫以為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鴈為鵞

而以為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

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贄之禮何以經傳

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

賓客會

凡王祭祀賓客會則徹王之胙俎。鄭注曰：賓客會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會，主人飲會之俎，皆為胙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會三字，文不成義。會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會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其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膾。凡賓客之飧饗饗會之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齎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會亦如之。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會亦如之。旌人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會，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會，掌事如大僕之灋，皆其證矣。

肉物

內饗，辨體名肉物。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肉物。敵燔之屬，引之謹案：敵燔乃割烹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為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穀脾臠。毛傳曰：臠，肉也。說文曰：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函，谷也。九，鄭注曰：膚，齊革肉。及心舌載于所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大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引之謹案撰撰竝讀曰撰說文曰撰具也又曰異具也異與撰古同聲選百羞醬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撰車徒者具車徒也廣雅撰具也隱元年左傳繕甲兵具卒乘杜注曰步曰卒車曰乘具卒乘即所謂撰車徒也襄二十七年傳胥梁帶使諸甕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身餘具車徒以受封是也珍羞與車徒恐其不備而具之故皆謂之撰

饗亨煮

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煮家大人曰煮即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煮案鄭注云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疏云主外內饗饗竈亨煮之事皆是以竈釋饗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即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句煮物之名句正義以煮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煮甚明故知他篇引此有煮字者後

人所加也。犬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皆作職外內饗之
饗亨。無煮字。特牲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饗亨之
事以供外內饗。亦無煮字。

疖瘍者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疖瘍者。造馬。唐石經。疖瘍者。作
有疖瘍者。惠校云。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疖字。宋本注
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
者。亦疊有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太平御覽。疾病部
一引此亦疊有字。

掌冰正歲十有一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一月。令斬冰。鄭注曰。正歲。季冬。火
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
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
謂夏正。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
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一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
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一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
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
政爲長。引之謹案。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
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
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

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孤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引之。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是鄭注所本也。今案三少出大

戴禮記保傅篇。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大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又曰。凡卷王則張畜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與命。公之孤。四命。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巾車。孤乘夏篆。司常。孤御建。廬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孤東面。其鞶。孤執皮帛。又曰。孤卿大夫以三。摠射。一侯。又曰。祭祀。則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司士。正朝。儀之位。孤東面。北上。孤卿特指。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弓。勞。又曰。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并。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秋。官。朝。士。掌。達。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皆但謂之孤。

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傳篇之三

少當之也。且六卿之外。若又有孤三人。則其數九經當

總謂之九卿矣。及考全經。六官之長皆卿一人。春官敘

每官卿二人。疏曰。賈馬皆云。奄卿也。不在六卿之列。其他言六卿者。凡四。治朝之

禮。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春官司服。王為

三公。六卿錫衰。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

而辟。又曰。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絕無言九卿者。

則卿之數實止六人。豈嘗有孤三人合而為九者乎。地

官敘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比六

鄉大夫也。與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正合。賈公彥周禮

廢典引賈逵云。六卿大夫。則冢宰以王是也。疏謂非六

官與兼卿大夫。失之。六卿。則三公六卿矣。若六卿之外。又有孤二

人。則當有所主之鄉。何以敘官但言三公六卿。掌六卿

而不及三孤乎。尋檢前後經文。孤之為官。蓋即在六卿

之內。而非別有三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六

卿分掌六鄉。孤已在其中矣。故不別言孤所主之鄉也。

再以幕人典命。掌客考之。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其

其帑。典命。王之三公入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公眠

上公之禮。卿眠。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

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著卿之人數。見上

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

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

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之

命而將中軍。宣十六年左傳。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襄九年傳。位在

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

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冢卿。孤

卿。蓋冢大也。見爾雅。六卿之中孤為大。故曰冢卿也。穆天

百辟冢卿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為冢。失之。昭四年左

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

即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

為冢卿。孟孫叔孫為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

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保

傅篇之三少。與孤何涉乎。目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為孤

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說以入周官

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為官。遂失其本義矣

又案以周禮之孤為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

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

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

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子虞。與三公司卿凡

九卿。分屬三公。蓋莽建立周禮。見經典釋文。攸錄。見周禮屢言

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為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

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為三公。而少師

少傅少保為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為三人。分屬三公。

則沿新莽之誤。學者詳考經文以正其失可也。

巾絮

玉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襪之屬。家大人曰：絮與帑通。帑亦巾也。說文帑，巾帑也。巾帑，卽巾絮也。方言：幪，巾也。大巾謂之帑。嵩嶽之南，陳頴之閒，謂之帑。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自刎，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絮。風俗通義怪神篇：以絮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爲纒。失之。釋文不爲絮字作音。

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亦然。蓋皆誤以爲絲絮之絮矣。

凡王之獻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曰：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引之謹案：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之好賜而衍。當爲凡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而藏之。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王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穀之類是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典臬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榻而藏之。文義竝與此同。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王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爲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王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好賜乎。王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況王賜諸侯謂之獻，遍考諸書皆無確證乎。

凡上之用財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鄭注曰：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引之謹案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曰：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

司會之意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行。敘官疏引作凡上之用財用。蓋後人據誤本經文增下用字。非賈氏原文。

民之財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引之謹案。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為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亦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

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注曰。振猶拊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家大人曰。經言斂言振。注言拊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拊。取也。又曰。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會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拊檢斂四字同義。故云振猶拊也。檢也。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

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拊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之拊。此誤以拊為拊。拊濟之拊。知其足。剝謂之檢。此誤以檢為檢。察之檢。又云。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斂。此誤以振為振。振濟之振。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辭。

以作二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鄭注曰。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引之謹案。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謂之七事也。見小宰。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舉喪事之正其服。則祭祀賓客可知。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其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其其衣服。其喪衰亦如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筓。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其筓。

經亦如之。蓋其服之正於三事者如此。故曰以作三事正其服也。亦如夏官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更以九嬪考之。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卽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又云凡祭祀贊玉齋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卽此所謂作三事也。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內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爲內人蹕。內人謂女御也。鄭注內幸口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翼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世婦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卽女宮而濯。概爲齋盛及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皆指三事言之。然則九嬪九御之屬。竝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矣。杜子春以女御歲時獻功事。與典絲典枲之獻功相合。故改三爲二。而以爲絲枲之事。不知下文之展其功績。乃指獻功事言之。若所謂以作三事者。則爲祭祀賓客喪紀而非婦功也。

夏纁元

染人夏纁元。鄭注曰。故書纁作纁。鄭司農云。纁。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引之謹案。纁。黃黑色也。說文作纁。黑有文

也讀若飴登字。玉篇駮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駮。廣韻駮黃黑色也。駮與窳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登飴之登。登道藏本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窳黃者。急就篇曰鬱金半見細白。顏師古注曰鬱金。梁黃也。鬱與窳聲義正同。夏窳元者。豳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窳字。

故書綏爲禮

夏采。掌大毳。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曰。故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禮非是也。釋文禮。徐音遂。集韻以禮爲禮之。或體。引之謹案。經本謂建

禮。非謂建綏。

說見全氏禮箋。段氏周禮漢讀考。

禮與禮同。乘車建禮。亦

如生時之道車載禮也。從衣作禮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禮。而讀爲禮。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爲綏也。禮得借禮字者。禮禮俱音遂。故也。禮爲禮之。或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遺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隨。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隨。白虎通義曰。禮之爲言遺也。是也。故禮從遂聲。作禮。或從遺聲。作禮。亦猶九旗之旒。或作旒也。說文衣部有禮。無禮者。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地官大司徒使之相賜。杜子春改賜爲

糾而說文遂無鬮字。春官籥章。國祭鬮。故書鬮爲鬮。今本籥譌作鬮。辭見本條下。杜子春改鬮爲鬮。而說文遂無鬮字。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改噩爲單。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改軒爲軹。而說文遂無軒字。皆是也。此禮爲杜子春所改。故亦不載。乃前賢之疏漏。後人所當補正者也。禮爲禮之假借。而非譌字。金氏禮箋謂禮譌爲禮。非是。

下士十有六人

地官敘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

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引之謹案。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卽每門下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當有下士二十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

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遍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蓋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六人。與每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后經始誤衍。

禮記卷之六 樂禮

大司徒之職。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家大人曰。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陽禮陰禮而行。疏云。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說。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

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卽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周官正義引此有禮字。與詩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賈本增入。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字。而帝王部尚未增入。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

與有地治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鄭注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家大人曰。兩司農皆以與有地治者下屬爲句。謂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殆非也。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不言與治鄉也。都鄙者共聽斷之也。子謂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二句連讀。凡言與某事者。皆連上句爲義。宰夫曰。言其能者。與其良者。鄉師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媒氏曰。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司蔬曰。禁其鬪鬪者。與其亂者。司稽曰。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迹人曰。禁廣卵者。與其毒矢射者。士師曰。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司厲曰。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甞者。夷隸曰。其守王日者。與其守隸者。脩閭氏曰。禁徑治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其證。與訟義相近。有獄訟者。有地治者。皆指訟者言之。非指

聽訟者言之下文聽而斷之乃謂聽訟者耳小司徒地
訟以圖正之鄭彼注云地訟爭疆界者卽此所謂有地
治者也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訟於
士者也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
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
師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
爲踐士之會治反衛侯何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
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
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
治字同義

九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
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
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
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
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
之法故後鄭不從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
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

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引之謹案。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況下文始云乃頒比澶于六鄉之大夫。何得於此遽言比乎。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曰。比者簡閱校計之意。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為九比之首。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案下文始言比澶。不得亂其次序。六畜車輦其物亦在下文。此則辨其賤老幼廢疾征役之施舍。但計人不計物也。江說非。九比疑當為人民之譌。隸書

人字或作几。漢夏承碑。含和履仁之仁作几。旬。或作几。月化行之化作几。左。昨。即人字。

張休唯浹銘。行几過。茲隸續云。几即人字。皆與九相侶。故人誤為九。管子海

王篇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今本人誤為九。辨見管子雜志。正

與此同民字下半與比相侶。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為

比耳。既云夫家。又云人民者。夫謂丈夫。家謂婦人。見疏。以

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

民該之。縣師疏以人民為奴婢。非也。謂奴婢為縣師。掌

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

數亦以夫家人民並言。是其例矣。

大故致餘子

述凡

言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曰。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云。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引之謹案。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之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即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並羨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

故致卿大夫之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且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天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云。餘子。卿大夫之子者。蓋據宣二年左傳。乃臣卿之適子。又查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糴匡篇。成年餘子務。歲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

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為餘子乎先鄭之說為長

地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鄭注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故書域為邦杜子春云當為域引之謹案邦者封之借字古字邦與封通商頌烈祖篇邦畿千里文選兩京賦注引作封畿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是也封界也域也地封猶地域耳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曰封起土界也正此所謂地封也在當云邦讀為封

封界域也其義自明不當徑改為域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引之謹案鄉師每三

鄉二人見敘官注鄉大夫每鄉一人見敘官非若大司徒小司

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為

亦古其字也玉篇其巨之切辭也音古文墨于公孟

篇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歿亦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

今本方誤作亦亦作元集消其古作元韓勅碑陰督郵魯元輝

元其姓也廣韻其辭也亦姓陽阿侯其石是也渠之切

元與其同元並與六相假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
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
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說見管子淮南地形篇道谷六
說見淮南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沚字解引五行傳若
不沚作今本六字並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似六故六誤
為其其亦誤為六并鄉即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
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鄉師職
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
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遵而頒之于其鄉
吏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
是其明證賈疏及陸氏釋文不言亦古其字則所見本
已誤為六不始於唐后經矣。

典舞 以弓矢舞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
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為無。
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
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
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典
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

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引之謹案。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樂舞。故大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始失之。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

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與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為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非是。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引之謹案。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而誤也。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數當為事。州長云。帥田行役之事。鄫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眾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為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石經始誤作數。又案役政。即政役。杜子

春讀政為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為二。以為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為一事。何役政獨為二事乎。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曰。公事也。旬均也。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疏曰。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為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引之謹案。旬當如字。讀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者。謂年豐則

力役之事於一旬中用二日。中年則一旬中用二日。無年則一旬中用一日也。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曰。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據詩定之。方中箋。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下至日南至之日。冬至十一月一
月中氣。凡一

月而土功始息則用民之力已及一月蓋十倍於三日之數矣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蔣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定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城三旬而畢為期皆而一月豈得以三日畢之乎均人豐年之力政一月之中纔用九日較之三旬尚少二十一日不得謂之過多無煩改旬為均以強合於王制也凡王制之文多與周官不合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之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而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然則國無凶荒札喪關市猶有征稅也若斯之類兩存而闕疑焉可矣豈得比而同之乎

中

九經古義曰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封禪書云

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行論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唇爲脣。得目爲矚。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麻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

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鄭注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犬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字也。舉。借字也。係氏王

舉則從亦當為與。

內列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注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帥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故云帥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即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祭法厲山氏魯語作列山氏蠻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為異耳山虞職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

也。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望限遮列處皆其證也。

主友

調人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眠父師長之讐眠兄弟主友之讐眠從父兄弟鄭注曰主大夫君也引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引之謹案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為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

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讐。豈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今案曲禮曰交遊之讐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竝言之。犬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讐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

純帛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

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紱。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鄭注以純爲緇。色。釋文。純側其反。家大人曰。純者黓之借字也。說文。黓黃濁黓也。廣雅。黓黑也。廣韻。黓黃黑色也。黓與純聲相近。古字可通。純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爲緇。亦未必皆爲紂字之譌也。土冠禮及土昏禮之純衣。亦當讀爲黓。詳見純衣條下。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

正人眾也。度謂及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鋏。宋魏之間謂之榻。及或謂之度。郭璞注曰。鋏。今連枷。所以打穀者。及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及。度杖也。然則古人謂及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眾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故并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不解。謂及爲度之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鞞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誑豫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鄭注曰。奠讀爲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疏曰。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引之謹案。賈未解豫字之義。故云豫爲誑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誑。不當言誑豫也。今案豫亦誑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連言之。則曰誑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楊倞注。豫。賈。豫。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豫。或。作。儲。家。語。

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併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淮南覽真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市不豫賈。索隱曰。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誤亦與賈疏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洽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斂市紵布

廛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家大人曰。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紵市總布質。

布罰布廛布。三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

飾行

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僨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僨賣也。僨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元謂飾行僨。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曰。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為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為行濫解之。是後鄭以行為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

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
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
者使阜。害者使亾。後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
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
苦音古。遐孟。卽下孟也。行濫。卽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
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
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
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
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也。方言。揄鋪。攄
攄。攄。縷葉輸。毳也。義。古。脆。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本。又
作。脆。荀子。議。兵。篇。注。曰。毳。讀。爲。脆。

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

各本敝。譌作蔽。今據說文。敝。字。注。及。集。韻。十。虞。攄。字。

注。八。勿。敝。字。注。改。正。或。改。行。爲。并。失。之。

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

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

不真。謂之濫濫。卽方言之攄。

郭注。攄。音。藍。古。攄。濫。同。聲。

攄爲行敝。故

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爲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
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高郵人言
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苦與鹽同。唐風。鴉羽。毛。傳
曰。鹽。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及。管
子。小。匡。篇。竝。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尹
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

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監夫婦之道行監不固也行監也行監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即行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儻慝相對為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不知後鄭注為後人所改因以注為非且為之說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為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凡治野

遂人凡治野夫開有遂遂上有徑云云家大人曰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

疏不釋上文之凡治野而於此釋之云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田今本賈疏野下無田字乃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與疏意不合

明是釋此文野田二字以別於上文也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駟正義引此竝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與其施舍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輿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引之謹案鄉大夫職曰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者正謂老幼廢

疾不得分以爲二而言與其施舍者也與其施舍者上
當有可任者三字。寫者脫去耳。鄉師職曰以國比之灋
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
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族師職曰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可任者是其例也。下文頒職作事。正謂頒之於可任者
耳。若無可任者三字。則與下文不相生矣。

經義述聞第八

凡田定而谷本皆留其精風塵即留麥又留麥則玉養
禮之中。姑云凡留禮田。各本實禮。禮下無田字。其意不
通。可釋上文之凡留禮田。而欲此釋文。云禮田。亦非。

